

执着与坚守

潘铜娟



刘禹锡雕像。

通讯员 摄

刘禹锡出身于书香门第。他天资聪颖，自幼好学，诗文歌赋无一不精，与韦应物、白居易并称“三杰”，是中唐著名诗人。

刘禹锡二十一岁进士及第，三十三岁进入唐顺宗政府核心圈。他有济世之志，也有济世之才。他一心想在政治上大展身手，曾参与“永贞革新”，可惜因藩镇势力过大，宦官当道，加之顺宗生崩，继位才几个月后便以禅让皇位而告终。“永贞革新”失败，首领王叔文被赐死，刘禹锡被贬朗州。

他在朗州大地上吟诵“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十年后，他奉诏入京，写下了著名的《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讽刺投机取巧的新贵。十年的贬谪生涯，没将他的棱角磨平，他依然是位斗士、勇士。

因为这首诗，他又被贬到岭南，此后辗转多地，达十三年之久，连同以前被贬的岁月一共二十三年。好友白居易为其鸣不平：“亦知合被才名误，二十三年折太多。”然而，刘禹锡依然不改豪迈本色，回赠了一首千年名诗：“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春天就在前方，理想和信念一直在！

刘禹锡被贬到安徽和州当通判，按规定，通判应在县衙内居住三间大房子，可是知县势利眼，看刘是

被贬而来，便心生刁难。安排他住在城南江边。刘禹锡不但没有怨言，反而很高兴。写了一副对联贴在门上：“面对大江观白帆，身在和州思争辩。”知县知道后，非常生气，让他迁到城北，房子比以前少了一半。刘禹锡仍乐观豁达，满不在乎地在门上写了两句诗：“垂柳青青江水平，人在历阳心在京。”知县听到后，更为生气。将他迁往城中居住，只给他一间小屋，放一床一桌一椅。刘禹锡想到知县的小人做派，提笔疾书，写下千古名篇《陋室铭》，并请人刻在石碑上，立于门前。“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既有对政治对手的挖苦、嘲讽，也有对知县的不屑。“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自信乐观，豪气干云，瞧瞧，何陋之有！

他被一贬再贬，却是愈挫愈勇。很多人说他不懂世故圆滑，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情商太低。只要他放低姿态，锦衣玉食唾手可得，青云直上也未尝不可。可他坚持本心，不为所动。读过他中进士时写的《华山歌》，便明白了他为何选择这条坎坷曲折的道路。“丈夫无特达，虽贵犹碌碌”，高尚的情操一直嵌在他的骨子里。

仕途多舛，他的文学创作却达到了顶峰。他的咏史怀古诗，还有极具民歌色彩的乐府诗，都具有极高

的文学价值。他没去过金陵，但写下的金陵五首传诵至今。那首《乌衣巷》以小见大，通过一只小燕子穿越四百年风风雨雨，把六朝如梦、金粉成灰的金陵写得淋漓尽致。《石头城》中那句“潮打空城寂寞回”，让白居易惊叹“吾知后之诗人不复措辞矣”。

因为才名远播，仕途的转机再次来临，在宰相裴度等人的大力举荐下，刘禹锡56岁时再返长安。官场沉浮几十年，当所有人都认为刘禹锡会收敛锋芒、小心做人时，他又一次让人瞠目结舌，再游玄都观时，又写桃花诗，再一次让当权者如芒在背，本来想重用他的想法随之改变，只安排了他一个闲职。刘禹锡安之若素，“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

他如松柏，坚贞不屈，百折不挠；他如青莲，出淤泥而不染；他如火炬，一生为信仰熊熊燃烧。好在苍天没有负他。晚年他享有三品正职离休干部待遇，那些政治对手则或死或病，所剩无几。

“永贞革新”虽只有短暂的百日辉煌，但在刘禹锡心中，它犹如永恒的星辰，照亮了他一生的道路。面对挫折与打击，他从不曾低下高贵的头颅，反而以更加坚定的步伐，向着理想和信念迈进。历经三起三落，他的人生犹如波澜壮阔的江河，跌宕起伏，却始终保持着对初心的执着与坚守。

秘境司徒铺

李双建

古岭巍峨于云雾之中，古迹遍布于坡坡坳坳，清溪环绕着各组各户，高大的迎客松张开巨臂拥抱村民和客人。这里就是安化县高明乡的千年山村司徒铺。

司徒岭古驿道

司徒铺村是古时长沙到安化的三十六铺之一。司徒岭古驿道始建于宋代，位于司徒铺村与宁乡巷子口镇扶峰村交界处。五代时期，司徒王全受命剿蛮平乱，奋战此地，战败拒降自刎，司徒岭名由此来。

2022年8月18日下午，我的好友、司徒铺村党支部书记罗荣华邀我及学生攀行司徒岭，我们一行来到扶峰村一侧的司徒岭下，从宁乡往安化县的方向行走。200余米后，一条石板小道从山上悬了下来，大家非常兴奋，加快攀登，不一会儿，来到一座小石桥上。荣华说，这是扶峰村与司徒铺村交界处，也是宁乡与益阳的接壤地，我觉得可以将这座宽1米、长2米的麻石古桥取名“益宁桥”。从古桥向上行300余米，来到了古驿道凉水井、茶亭遗址。茶亭建于1000多年前，说是亭，其实当年这里还有客房，粗茶淡饭接应八方来客。遗址有两眼井，人客饮水并隐于茂草之中，马畜饮水并离古道不远，暴雨、干旱水位不变。村党支部已在考虑，采取修旧如旧的方式，恢复此处古迹。

地处雪峰山余脉韭菜界。虎穴古井历史逾千年，井水清冽，冬暖夏凉，从未干涸。该井位于司徒铺村韭菜界西北的实竹组，是实竹组村民祖祖辈辈的生命源泉。千年以来，每遇干旱，村里青壮劳力取井水送到老弱村民家里，虎穴井因此也被称为“忠孝井”。2023年9月，在湖南金雕能源科技公司大力支持下，村党支部组织劳力修缮古井，使古井的主井、洗湖区、沉淀池更加分明。

司徒铺古堡地处司徒铺村正北面，坐落在海拔700米的“五丘田”，故又称五丘田古堡。明朝末年，这里时有暴雨山洪，猛兽出没，罗家先祖亮公与族人商议，选址高处，就地取材以石垒堡，每有灾难，便将族人转移至此。城堡占地面积一亩见方，与亮公古墓、虎穴古井遥相呼应。

古松古洞古俗

村北山坡上有一棵古老松树，树身粗壮需两人合抱，腰身枝叶舒展迎向来人，村民称其为司徒铺迎客松。村南瓦厂组有司徒乡人民政府旧址。1949年，原司徒乡人民政府在这里建立。70多年里，历经撤乡并村，村里拆了不少破烂房屋，但村民们不仅舍不得拆了这个“老政府”，还经常来看一看、扫一扫。

司徒铺村以罗姓村民为主。罗氏家训强调胸怀如山、精神如松、清静如溪、忠孝感恩。荣华和弟弟罗奇华从自己经营的企业拿出1000多万元，在村里建立乡村振兴基金和慈善基金，新修12公里石板便民栈道、5公里石板创业山道、20多个凉亭、文冠桥、文冠楼和6公里长的河堤，将村子变成一座公园。村集体组织“牛合作社”的大型挖机日夜忙生意。60岁以上的老年人享受免费理发服务，80岁以上老年人享受高龄津贴，对这些老人，每逢节日，荣华、奇华都要给他们送礼物，就连小朋友们也能普遍得到奖励。扶困救急成为司徒铺人祖祖辈辈的传统。

古墓古井古堡

王全墓始建于宋代，初建时占地1000余平方米，现存面积20平方米，墓地下建有王全纪念馆。王全，湖南省湘乡市人。据清代同治年间《安化县志(邱墓)》记载：“五代楚江华指挥使，宋赠嘉应侯湘乡王全墓在县东司徒岭”，并立庙，庙联云：“雄风贯五代，壮志歌千秋。”

村里有古墓群，目前发现的最大的古墓主人为罗氏先祖罗亮公。古墓

送别照

江月卫

我前前后后到了十多个单位工作。每从一个单位离开都要照一张合影，称之为送别照。

看到照片上的人便想起一些事，于是，发个微信或打个电话联系一下老同事。由于通讯变化太快，好些人都换了电话号码联系不上。通过那个那个拐来弯角地去找，终于联系上了。对方先是惊讶，寒暄几句后便问：有事吗？我赶忙说，没什么事，今天偶然得到你的电话号码，给你打电话聊聊天，今后多联系！还莫说朋友，就是亲戚也要经常走动才亲，多年不联系就感情也就淡了。有的升迁了，怕我添麻烦。其实我只是想和他们聊聊天，扯扯淡。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照片中至今仍保持密切联系的不多，如同小峰。记得我在乡政府做招聘干部那阵，我们一帮子年轻人每天就是读书学习，争取早一点转为正式干部。小峰住我隔壁，他每天都要做几道数学题。我每次考试就是卡在这门课程上，挺羡慕他的。但我底子浅，没办法补，每天写点小文章打发日子。没想到，第二年的招干考试只考语文政治两门课。这下可惨了小峰。虽然在一起工作时挺开心的，但时过境迁，随着工作环境的变化和工作性质的不同，人们的生活习惯也发生了改变。

这么多年来，送别照中联系得最多的有三个人。一个是老吴，那是我参加工作就认识的，他当过村里的民兵营长，处理过一些老百姓的纠纷，我俩配合默契地共事了一年多。他看到我到省城读大学后也想去，可他那时已结婚且有两个小孩，何况去读书后就没了工资，最终只能放弃。他先后在三五个乡镇当了二十多年的林业站长，去年在县林业执法大队副大队长任上退休的。

去年退休的老黄是镇政府的文化辅导员，和他共事时我在镇里当党委书记，他毛笔楷书写得和字帖上的一样，我常跟他学写字。他儿子很争气，本科学的是农学，研究生学的是金融。老黄很希望儿子考县里的公务员，有个稳定的单位，离他近，还在县城给他买了房。可儿子不肯回来，应聘到北京一家证券公司上班。老黄两口子不得不一起到北京去带孙子。

我在县文化局当过老杨的领导，但老杨却是我的文学启蒙老师。现在每次回县里我都要找老杨聊天扯淡。他羡慕我的经历，说不用编造只要真实地记录下来就是很好的小说。我佩服他读过很多书，他看书很快且过目不忘，感觉只要谈到文学，不管是过去的还是现代的，他都了如指掌。后来，老杨搞起了剧本创作，有舞台剧也有影视剧，写了几个后他不再写。他又搞起了侗族文化研究，写了一百多万字的读书笔记，但没有看到他出版。

如今曾经的朋友同事大都天各一方，随着年龄的增长，基本都是上有老下有小。有的移居到了大城市，有的回到乡下“守老业”，很难见一次面。但看看送别照，那些往事就浮现在眼前，像昨天一样。

名家新作

夏日闽南行

谭仲洵

鼓浪屿

无数起伏飞翔的波浪
蘸着蓝色的天光
簇拥着岩石与泥沙
生成海中岛屿
涂抹出一片
永不褪色的墨绿

或许是从亿万年开始
有一束有思想的波浪
始终对着一群伟岸的岩石
发起冲击 冲击
昼夜不息的冲击
终于在岩石的胸腔
凿出了一个巨大的洞穴

汹涌穿过石洞的浪涛
撞在洞穴的石壁上
就像敲击的鼓点那样隆隆作响
震撼着这片古老的大海

它在仰望日月星辰
它在倾听大海的絮语
它在呼唤奇迹的出现
它在祈福人间的降临

一群智慧的大脑
驾驶着桅杆船来到岛上
他们在这里建起
不同风格的异国亭阁楼房
并用钢琴弹奏出
第一首赞美三角梅的乐章

唯有这雄浑激昂的旋律
才配诠释大海的生命
唯有这“万国建筑”的雕塑
才配点缀这海岛的风情

一切人间的向往和憧憬
在这里呈现
一切生活与情爱的故事
在这里诞生
日光山的云影与石阶
成了令人眷恋的梦境

今天我和孙女来到鼓浪屿
我们是来寻找自然之魂
人性之美 文化之脉
诗意之韵 爱情之身
和太阳雨的晶莹柔软
历史与未来的沉思憧憬

胡里山炮台

一棵棵巨大的榕树
撑开遮天的绿盖
从树枝上垂下的万千根须
牵动着变幻的风云
苍老的石头台阶
串联着岁月的硝烟弹洞
曾经的炮声在大海上怒吼
向侵略者发出了抗日的喊声
历史用带血的文字
向我们讲述胡里山炮台的悲壮昨天

这门从德国运来的克虏伯大炮
至今昂然挺立在我们眼前
人们来到这里
都会在它身边久久沉思
心中也会滚动电闪雷鸣
这里所有走过的脚印
和留下的阳光
一定都在问
什么时候世界才会安宁

这时，一群矫健的白鹭
从头顶上飞过
它们的影子在海浪上闪烁
而抖动的翅膀
却托起了天空
丝丝飘浮的白云

出海

乘邮轮出海
扛起万里晴空
水色宛如天蓝
波浪拍击船舷
礁石时隐时现

出海去看海
心情像海潮不平静
似盘查翡翠的金门列岛
和我们距离很近
想却很遥远

隔岛相望
有一股黑色逆流
总在海上暗暗翻腾
彼此纵然有千言万语
两岸同胞仍只能心热冰冷

澎湃的潮汐
如时而至
带着磅礴的气势
在不停息地呼唤
祖国统一的黎明

我知道山美水库的亲情水
正沿着海底管道送到金門
从古而来的民族生命血液
源源不断地
去滋润刺痛心灵的岁月花荫

我知道这脉水
一定会融入浩瀚大海
融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凝视船边飞溅的波浪
我看到了海峡同胞思念的泪花

微小说

要帮忙吗

刘向阳

郊外道路上，谷米粒推着电动车，低头无语；元杰步子潦草，偶尔把小石子当仇人，一脚踢入绿化带。

“妈，这要走到何年何月啊？今晚的‘世界杯’要错过了！”

“也许是电瓶不中用了，幸好有路灯照着。”

元杰叹了口气，不再吭声。

元杰爸爸是一名厨师，妈妈谷米粒和爸爸一块儿在酒店上班。谷米粒只有初中文化，对元杰寄予厚望，可其功课差强人意，明年要高考了，就鼓励元杰冲一冲，给他报了补习班。

下午，暑期补课结束了，元杰总算松了口气。学校坐落在郊区，开往市区的最后一趟公交车已经走远，路面几无车辆行人。翘首待中，一辆辆小车接踵而至，接走了一些同学。忽有小车停下来，副驾驶上的同学邀他一起走，元杰摇头拒绝，说妈妈答应来接他。可越等越焦躁，等到夜色笼罩，谷米粒才姗姗来迟。

元杰瞅她一眼，噘着嘴巴说：“人都走光了，你才来！”

谷米粒脸颊通红，额头冒汗。

他们才上龙城大道，车速忽慢下来，电动车停摆，只好走路缓缓。半小时后，后方有车缓缓靠近，一束白光照耀，司机探出头问：“你们怎么啦？要帮忙吗？”

谷米粒讪笑：“电动车没电了，我们要进城……”她瞥见挡风玻璃前亮着“空车”，才注意到是辆出租车。元杰抹了把汗水，警惕地看着司机。

司机像是看出了他们的心思，微笑着说：“我妈住院了，妻子在照顾，我给她送饭，不收费。”说完就关掉“空车”灯光。

“是‘的哥’呀，会不会诓我们上车，然后……”元杰脑子转得快，把目光投向谷米粒，示意她别上当。

司机好热心，下车拉开车门，说：“到城里还有二十多公里，走路挺累的，上车吧。”

谷米粒有些犹豫：“谢谢师傅，还是不麻烦了。”她继续推车前行，元杰

紧随其后。

“等等！”司机飞快地跑到前面，伸开双手拦住他们。“我明白了，你是担心电动车……稍等一下，我打个电话。”他掏手机打给朋友，很快拖来一辆微型货车，请师傅把电动车拖到谷米粒居住的小区。谷米粒连声道谢，然后和元杰坐上了出租车。

车子启动，窗户敞开，凉风习习，好不惬意。

谷米粒说：“师傅，你太好了。”

司机“嘿嘿”一笑，说：“举手之劳啊。下午我妈在东梓桥不小心摔倒了，多亏一位女士上前搀扶，发现我妈额头流血，拿纸巾都止不住，她大声呼救，找人帮忙；又拨120急救电话，跑到马路边引导救护车。我当时在外地，妻子告诉我，若不是送医及时，我妈就会因失血过多而休克……世上还是好人多啊。”

听了司机一席话，谷米粒想起了下午遇到的一件事。她请假来接元杰，经过东梓桥时，目睹一位老人突然栽倒在地，便丢开电动车，飞奔过去……这么一耽搁，当她赶到学校时，天完全黑了。

车子一路飞驰，元杰边听边打盹，谷米粒爱怜地抚摸着儿子，她的思维刹那间回到了十六年前那个深夜……

谷米粒要生了，丈夫用单车载着她赶往十五公里以外的乡卫生院。路上，即将来到人间的小生命在她肚子里拳打脚踢，她痛得哭爹喊娘。危难关头，有一载客摩托车经过，一会儿又折返回来问“要帮忙吗”，且让她坐上摩托车，加速送到卫生院。丈夫以为他会漫天要价，结果却分文未收，掉头就走。真幸运，孩子顺利出生，母子平安。医生说好险啊，要是晚来十分钟，后果不堪设想……

元杰压根儿没睡着，很快有一股暖流涌上心头。后来他时常想起那位出租车司机，还有妈妈的言身身教，一旦别人有难处，就会问“要帮忙吗”，并且付诸行动，并乐此不疲。



湘韵